

梭子蟹的诱惑

□虞燕

舟山人说蟹，不会是大闸蟹，不会是青蟹，更轮不上其他杂七杂八的蟹类，唯指梭子蟹，就是甲壳中央有三个疣状突起的“三疣梭子蟹”，我们也叫白蟹。

梭子蟹在舟山海域资源最为丰富，它们身体倾斜，蟹钳开合，俨然是金戈铁马的水下将军，然终究敌不过馋嘴的人类。人们发明了捕捞梭子蟹的各种渔具，主要为蟹笼、流网和张网。笼捕即在蟹笼里放入诱饵后，投进海里默默蹲守，蟹们循味而来，一番观察后，见蟹笼半响不动，便伺机往里钻，那就中计喽，进去容易出来难。流刺网用白色细丝（尼龙质）制成，梭子蟹视力不足，一旦游进，便被缠住，挣脱不得。张网则利用了潮汐的涨落，相对省力，梭子蟹顺流而来，一举捕获。

梭子蟹离了海，存活时间有限，渔民捕上梭子蟹后，必须尽快处理，让抢鲜船直接运走，陆上的老饕们早伸长了脖子，等着大饱口福呢。

挑蟹是个技术活，大体上，以蟹壳纹理清晰有光泽，腹部厚重坚硬，蟹足和躯体连接紧密，腹脐带浅红色等为佳。对梭子蟹而言，肉质洁白呈丝状，入口细嫩鲜甜，或富含蛋白质、脂肪及多种矿物质之类就不提了，那是它最基本的“素养”，舟山人检验上好梭子蟹的硬指标，个头大和开壳后的饱满丰盈都不能算，而是要看有没有红膏。撬开蟹壳，若脂膏饱满，一股鲜香直把人的魂都勾走了，而当鲜润的蟹肉裹上馥郁的红膏，那绝对是舌尖之大福。尤其每年的九十月份，正是梭子蟹最为肥美之时，很多蟹壳两端隐约透出淡淡的红，往往刚上岸就被疯抢而光。

如此鲜美之物怎么做都是一道极致美味，不过，舟山人最家常最经典的吃法还是烤。烤蟹，选鲜活肥壮的梭子蟹，洗净后，腹部朝上摆于铁锅，底下垫菜叶。烤蟹不加水，不加任何调料，中途不揭锅盖，这样烤出来的蟹肉质紧实，鲜中带甜。最简单的烹饪，才能还原食物的自然本味。烤熟后的梭子蟹，掰去壳，拗成两半，白嫩的蟹肉似花瓣般散开，顺手蘸点酱油，三下五除二，一只生猛的蟹就成了一堆残渣。传说从前上海人吃大闸蟹要用到“蟹八件”，这在舟山人看来简直像酷刑，美味当前，当真受不了这样的繁琐“艺术”，我们食海鲜一向爽利豪迈惯了。

说到豪迈，不由想起海洋资源丰富的年代，岛上人家用铝制脸盆装烤蟹，然后往桌子中间一摆，热气挺着鲜香味直冲屋顶，一家人围一桌，吃得酣畅淋漓，吃得天翻地覆，桌上很快堆起小山般的蟹壳，连饱嗝都带着螃蟹味。如今，这般场景大抵极少，梭子蟹的价格容不得大家这般放肆。

因为烤蟹，岛上还出过几位“传奇人物”。

小小小说

第一次见到王浩然是 在拘留所的接待室。天色已经转暗，一缕夕阳昏沉沉，隔着窗栏照在室内的桌子上，阳光里漂浮着浑浊的细小颗粒。民警小张递给老刘一张拘留证：涉案事由为“扰乱公共安全秩序”。老刘抬头瞄了眼，站在那缕暮光里的王浩然，一时看不清他的脸。

这小子开着一车煤气瓶，冲进所里，扬言要炸了派出所。小张似乎要解答老刘的疑惑。“胆子不小啊。”老刘自语道。

“煤气瓶是空的。”空气中传来男孩细弱纹丝的辩解。

“空的，要是满的，能这么便宜你小子！”小张吼了一声，与老刘打声招呼走了。

那天夜里老刘值班，巡夜时见王浩然睡得特别沉，才16岁哦，毕竟是个孩子。老刘帮他掩上滑到腹下的薄毯。屋外月光清凉，老刘点上一支烟，长长地吐了一圈烟雾。在拘留所工作十五六年了，见多了各色人等的进进出出，可每次见到小孩，在他眼里与他儿子差不多大的都是小孩，他的心都会发紧，憋得难受。次日放风，老刘把浩然叫到谈话室。男孩皮肤白净，鼻梁挺直，尤其是双眼皮眼睛黑亮，只是清澈中又似乎含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东西。老刘给他泡了杯速溶咖啡，放在他的面前说：“坐下，不要紧张，我们就拉家常。喏，讲讲你为啥要炸派出所。”

男孩双手不时地将杯子握住又放开。“我不能让人欺负我妈妈。”说话间，他眼里奔出泪，语气生恨。

听他讲，那天，他母亲在市场摆摊卖鱼货，与邻近摊主发生争吵相打，被叫到派出所了。他得知后，骑着装满煤气瓶的三轮车冲进了派出所，手里拿着点燃的打火机，嚷嚷要不把他母亲放了，就炸了派出所。可以想象当时派出所紧张空气的凝固。

“你小小年纪，哪来的胆量？”“你这样不是让你父母更担心吗？”

“父亲！早跟其他女人跑了。”浩然像在说别人家的家事，他说，自己二岁的时候，就跟父母从河南老家来到这里，父亲经常酗酒打他们母子，在他十岁的时候，父亲就跟一个发廊的女人跑了，六七年没联系了。浩然想起母亲在市场剥虾扎蟹红肿的手指，泪水滴落



AI 制图

比如那个“吃蟹大王”，与父亲同一海运公司，他一顿可以吃掉整整一箩篮烤蟹，且速度奇快，掀盖、卸腿、啖肉，唇齿间咔嚓轻响，肉迸壳出，仿佛那张嘴是专门加工烤蟹的机器，“唰唰唰”运转，简直有横扫千军的气势。另一个被称为“酒神”，白酒抿一口，蟹腿碰一下嘴唇，一个多小时过去，一瓶白酒快见底了，那只蟹腿就跟道具似的，还剩半个。人们闲聊，说真想看看若将这两人安排在同一桌，会是何等有趣的场面啊！

常想起少时的那一只蟹，父亲从船上带来的，是我吃过的最优秀的烤蟹。那日，父亲一进家门，指着他随身带的皮包神秘一笑，接着便从中掏出了一只大螃蟹，烤熟的。蟹内的殷红实在藏不住了，索性明目张胆地从蟹壳透了出来，像晚霞映红了天空，蟹壳被微微顶起，仿佛下一秒那片红色就要蹿出来。小心地挖开，红膏那么炫目，馒头般涨起，几乎要喷薄而出，而整个蟹壳也被蟹膏结结实实地填满，油光闪闪，像熔铸了的珊瑚，又似凝脂美玉，膏体比想象的更坚实，得用筷子慢慢撬动。这只蟹穿过岁月的长河，在我记忆里始终占据着“至味”的王座。

跟烤蟹最接近的吃法是“倒笃蟹”。螃蟹对半切开，切口用蛋清加盐糊住固定，切口朝下，倒立盘中，整整齐齐码好后，上锅蒸熟即可。我们岛上的传统做法强调极简，蛋清都省了，仅在切口抹点食盐，倒置定型。蟹里富含蛋白质的白色膏脂被蒸了出来，凝成细腻

渡岸

□陈荷亚

下来，揉了揉鼻涕。

老刘站起来递给他几张纸巾，拍拍他的肩说：“知道你是个孝敬的孩子，但你这样做是违法的，不是更让你妈妈担心吗？”浩然稍抬头看看老刘，说煤气瓶是空的，也只是吓吓人。毕竟还是小男孩，老刘递给他手机让他给妈妈打个电话。

王浩然父亲走后，他就初中辍学帮母亲干活，扛着几十斤的桶装水上楼、骑着三轮车送煤气。浩然出拘留所那天，他母亲来接他。一定要见见老刘，她怯怯地把两盒快餐盒递给老刘，说是自己包的饺子，不值钱，一脸怕被拒绝的小心。老刘迟疑了片刻，接了过来，一手把200元钱悄悄塞进男孩的衣袋，嘱咐他多想想这几天跟他说 的话，不要再做傻事。

三年后老刘调至派出所工作。一天午夜，群众报警说，海边有群学生拿着刀棍劈人。当事人当场就被抓获。一个右手断了一指的伤者被警察送往医院。老刘在 一群稚气未脱学生模样的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见老刘瞧他，慌乱地低下头。是的，那人就是王浩然。老刘不由得又叹了口气。接到任务后，老刘连夜对该案进行审讯，案情逐渐明朗：附近一初中生严星带了五 六名同学在一酒吧为自己庆生，参加聚会的大多为省外民工子弟。日常与严星有 龃龉的同学张磊，得知自己喜欢的女生陪严星过生日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叫人带口信给严星，到海边单挑。两拨学生，混杂着辍学社会青年，从相骂到扯拉、殴打、刀劈、棍打。受伤者的断指是被浩然敲断的。

父亲离开后，张磊父母很照顾王浩然和他母亲，平时有啥吃的总记得给一些，还时不时给王浩然的母亲介绍零工。那天听张磊说他的女朋友被人欺负了，便跟着张磊和他的五六个同学一同到了滨海公园海边，看着两帮人打起来了，他顺手捡起绿化带的一根木桩，站在边缘。当看到 受伤者举刀劈向自己，就用棍子砸向 受伤者的右手。

“我当时真的没想打架，我一直记得叔叔您的话。”王浩然抬眼望向审讯台威严的老刘，想说什么欲言又止，眼里的光逐渐暗淡。

许是负面的东西接触多了，或许是心中的那份悲悯，老刘有时总是怀疑生活环境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；质疑教育的方式；心痛那

云絮状，在盘底铺了厚厚一层，蘸上一筷尖，鲜味便如潮汐般漫过舌尖，而因倒蒸之法锁住了每一寸汁水，蟹肉更紧实醇厚。

要说大排档的热门菜，白蟹炒年糕和葱油梭子蟹绝对排得上。葱蒜姜爆香，配菜可青菜、白菜、卷心菜，适量即可，重要的是两主角，当软糯年糕遇见硬汉子梭子蟹，蟹子只管厚味只管鲜香四溢，那是它的本分，而原本清淡寡味的年糕，被浓稠的鲜汁浸润后，色泽油亮，越嚼越香。葱油梭子蟹油汪汪，鲜滋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新鲜梭子蟹蒸熟后，撒上香葱、姜末等，看那红白绿三色相间，真是赏心悦目。淋上生抽后，大火烧热油，浇在那盘蟹上，随着“嗤嗤”声，盘里冒烟，浓香扑鼻。可以说，葱油梭子蟹是色、香、味、声俱全。

梭子蟹的食用方式至少数十种，香辣蟹、肉蟹煲、蟹骨膏、红烧蟹、椒盐蟹、咸蛋黄蟹、呛蟹、蟹糊……从蒸烤到爆炒，从生腌到熬汤，从家常小炒到宴席大菜，梭子蟹以千般面孔应对 天南地北的味蕾。谁能逃过这口蟹肉的诱惑呢？

古人流传下来不少关于蟹的诗文，然所写的基本都是淡水蟹，这倒也不全怪他们孤陋寡闻，古代交通、运输、保鲜技术均不发达，那些文人墨客多居于中原或江南水乡，局限于地理与技术，他们错过了大海的馈赠，也错失了将海蟹纳入笔墨世界的机缘。这或许是一种历史的遗憾，反观我们却何其有幸，能与这人间不可多得的美味长相厮守。

些凋谢的“花季”；怀疑身染污点人员在社会中挣扎的艰难……每每看着那些带着孩子气，眼神迷茫，被押上囚车送往监狱的青年人，老刘的心像被锯子拉扯着生疼，他觉得他们不该是这样。警察的职责也不该是这样，就如眼前的王浩然。

老刘忙着固定证据，关注着受伤者的伤势鉴定。得知轻伤后，他带上王浩然的母亲，自己掏钱买了些水果、补品走访受伤者的家人，又和受伤者沟通，取得他们的谅解。王浩然离开看守所的那天，连续阴霾的天空拨开了云雾，投下一片阳光。那天，老刘特地赶到看守所，与王浩然在谈话室坐了2个多小时。临别前，王浩然三次下跪都被老刘拉起。他知道，这次没坐牢又是这个叔叔救了他，他拿着老刘给他的一张纸条走了出去，鼻子发酸，泪水在转身的刹那再也没能绷住。

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淌着，离老刘退休也就那么几个月了，他牵挂的几个小年轻也未再让他操心。那个叫王浩然的在老刘介绍的一家快递公司当小哥，听老板说小伙子挺勤快，为人也热情。所里也不再派老刘接处警，办理案件。闲不住的他平时就骑着小电车有事没事在辖区晃悠。

那天下午骑到一商业街，发现有一大群人围着，旁边拉起了警戒线，一间商铺冒着滚滚黑烟，夹杂着火苗发出噼啪啪的碎裂声。远处传来消防车的鸣笛声。老刘忙拉起警戒线钻了进去，旁边一位大妈大声地叫着他：“刘警官！刘警官！”他转过头看去，这不是王浩然的妈妈嘛，旁边还站着个眉眼清纯的姑娘。

看老刘不解的样子，王浩然妈妈带着哭腔指着着火的店：“浩子，浩子在里面。”原来，下午王浩然和女朋友登记完后，带着妈妈一起逛街，碰巧那家店铺煤气瓶爆炸，老板娘一边喊着，着火了着火了，一边奔了出来，一急忘了店内还躺着一个瘫痪的婆婆。王浩然顾不得妈妈和已成为他妻子的姑娘的劝阻，一头冲进了店内。老刘闻说后愣了一秒，正想往店内冲去，店里有人背着一个老太跌撞着出来，虽然脸似黑白无常，那双乌黑清澈的大眼，老刘一看就认出，那是王浩然。看到老刘，他露出笑脸，虽比哭还难看。但老刘知道，那孩子分明在向他诉说：“叔叔，我没让您失望……”

心香一瓣

上到一半的语文课

□李慧慧

女儿很幸运，从幼儿园到现在，遇到的每一任老师都很好，很专业。老师们的优秀没法一一细说，都是很琐碎的小事，但是每次和其他家长聊到老师上课有趣、好玩的事，我总会想起女儿小学的语文老师潘老师。

女儿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都是同一位老师教的，这种情况可能不太常见。我是个比较随性的家长，平时和老师交流不多，六年的时间里，除了开家长会，平时没怎么与老师沟通，但女儿回家时常会分享在学校里发生的趣事。

忘记了女儿上几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放学回来，她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那堂有趣的语文课。

那天，潘老师正带着孩子们朗读课文，准备分析课文还是要讲解什么，忽然，扑棱棱一阵乱响，一只灰白色的小鸟不知从哪道缝隙钻进了教室。教室里安静了一瞬，随即就像水珠溅进滚油，炸开了锅。

女儿说起那个情形的时候，非常兴奋，我的脑海里能够想象那节课的热闹：有的同学半个身子探过桌沿，眼睛瞪得溜圆；有的孩子捂着嘴憨笑；有的孩子站起来去捉鸟……女儿说，当时的潘老师握着课本，没有像以往他们吵闹时那样拍讲台维持秩序，平时，他们一吵闹，潘老师就会非常严厉地批评他们，那天的潘老师反而弯着眼睛笑了笑，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说，今天不上原来的课了，我们就来观察这只意外的小客人。

于是，教室里变得更加热闹了，同学们都放开来，一个个去看那只鸟。小鸟惊慌地在吊灯的缝隙里蹿来蹿去，翅膀扑得吊灯叮当作响。潘老师掏出手机，对着鸟拍了张照，低头搜了几分钟，然后告诉大家：这不是野鸽子，而是一只斑鸠，可能是跟着鸟群飞的时候落了单，才误闯进了教室。然后简单介绍了斑鸠的生活习性，告诉同学们它在古代被喻为长长久久、幸福祥和的吉祥鸟。

等大家都看够了，她就提议大家把刚才看到的都写下来，写完一起把斑鸠放飞。写完以后，放飞的过程也很好玩，女儿说，当时的同学们，有的拿起自己的校服外套，掂着脚轻轻往斑鸠的方向兜；有的对着斑鸠小声喊“往这边飞呀”，手还轻轻挥着给它引路。女儿拼命地赶着斑鸠，结果斑鸠扑棱了好几圈，最后才朝着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。

后来潘老师把这些作文整理成了班刊。女儿把班刊捧回家的时候，我仔细地翻看，每篇作文都写得热热闹闹的：有人写了斑鸠如何被发现的，有人写了它飞的时候扑棱出来的羽毛被哪个同学捡到了。那些平时写作文像挤牙膏似的半天憋不出一句话的孩子，这一回个个都成了小作家，连平时写作文只会写几句话的某个男生，都认认真真写了五百多字，而且写出来的作文个个都有趣、有光、有声、有温度。

那篇原本不在计划内的作文，孩子们写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生动。我当时问女儿，觉得这样的课堂有趣吗？她说挺有趣的，挺好玩的，写的时候可顺了。她在那里眉眼带笑地讲了很久。现在已经读初中的她，当我偶尔问起那节课时，她记不清自己当时作文是怎么写的，但是依然能够想起老师当时笑着说，一起来观察这位小客人吧。

很多孩子写作文时总觉得没有素材，总是编一些假大空的内容，其实有时候就是缺少这样一双发现的眼睛。这是多好的一节语文课啊。当那只鸟带着翅膀扑棱棱闯进来时，不知道有多少老师愿意舍得停下预设的轨道，让孩子们去追一追、看一看呢？二十几分钟，放在按部就班的课堂里，能够讲完剩下的课文，能够做完几道习题。可她却用这点时间，替孩子们兜住了一段鲜活的快乐。那只鸟后来再未飞来，但它留在作文本里的影子，却一直飞到了今天。

有些课，上到一半换了内容，却记了一辈子；有些老师不声不响，却把翅膀轻轻放进了孩子的心里。感恩，那上了一半的语文课。